

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选择的完全广义空间调制 可见光通信系统

赵黎,王小港*,王宁,王昊 西安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 针对传统天线选择算法在完全广义空间调制(FGSM)系统中运用会出现局限性且误码性能不理想等问题,提出 一种基于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的选择算法,其基本原理是根据不同位置的光电探测器与发光二极管组合之间的 Pearson系数相关性进行天线选择,能够提升FGSM系统性能及扩大使用范围。结果表明:当误码率为10⁻³时,在发射天 线数量为4、调制方式为脉幅调制的情况下,FGSM系统的传输速率相较于广义空间调制增加了1 bpcu(bit per channel use);采用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算法后的完全广义空间调制-多输入多输出(FGSM-MIMO)系统相较于随机选择 算法所需信噪比改善了 5.1 dB,相较于最大范数选择算法改善了 0.8 dB。综上所述,在同一时刻发送相同信息的情况 下,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算法的 FGSM-MIMO 系统在光空间通信领域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光通信;多输入多输出;完全广义空间调制;天线选择算法;皮尔逊相关系数;误码率
 中图分类号 TN929.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788/AOS231379

1引言

可见光通信^[1](VLC)系统兼顾了多发光二极管 (LED)的性能,实现通信与照明的双重功能,因此需 要多输入多输出(MIMO)技术进行多天线协同传输从 而实现高速率通信。空间调制^[2-3](SM)作为一种新型 的MIMO技术,由于其每个时刻仅能激活一根天线, 具有局限性。广义空间调制^[4-6](GSM)可激活多根天 线,但在同一时刻发送相同信息的情况下其传输速率 不理想,而完全广义空间调制(FGSM)技术^[7-8]可激活 多根甚至所有天线,使系统发射天线的利用率和传输 速率得到了提升,但不同的天线选择也会导致误码性 能差异明显。因此,需要在保证可靠性的同时进一步 扩大完全广义空间调制-多输入多输出(FGSM-MIMO)系统的使用范围,为此研究者们引入了不同的 天线选择算法。

文献[9]中针对大规模 MIMO 提出一种基于相关 性的最佳优先天线选择算法,但其容量性能很低;文献 [10]提出基于截断速率的天线选择算法,该算法提升 了传输速率,却导致误码性能降低;文献[11]提出基于 范数选择的天线选择算法,该算法需已知信道参数,然 而实际信道是时变的;文献[12]提出一种基于概率分 布学习的发射天线选择计算高效优化算法,但该算法 环境依赖性强,具有局限性;文献[13]提出一种联合天 线选择和预编码设计(JASPD)算法,以在约束发射功 率和要求服务质量(QoS)的情况下实现系统适用范围 和传输速率的最大化,降低了复杂度,但也降低了误码 性能。

上述文献提出不同的天线选择算法,但其适用范 围差或误码性能存在不理想的情况,因此本文提出了 基于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14]的天线选择算法,其 基本原理是利用不同位置光电探测器(PD)端与LED 端激活发射天线之间的Pearson系数相关性来选择最 优的天线组合,不依赖系统信道特性,从而实现时间域 与空间域的复用,改善误码性能。

2 基本原理

假设 FGSM-MIMO 系统中发射天线的数量为 N_t ,接收天线的数量为 N_r ,如图1所示,每段时间内激 活的天线数量为 N_u (1 $\leq N_u \leq N_t$),则可能激活的天线 组合为

$$\sum_{N_{u}=1}^{N_{t}} \binom{N_{t}}{N_{u}} = 2^{N_{t}} - 1_{\circ}$$
(1)

通信作者: *1252495764@qq.com

收稿日期: 2023-08-08; 修回日期: 2023-09-25; 录用日期: 2023-12-07; 网络首发日期: 2023-12-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004292)、陕西省科技厅一般项目-工业领域(2022GY-072)、自主无人系统智能化测试与协同 控制创新团队、西安市科技计划(2020KJRC0040)、2022年西安工业大学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基金(YS202211)、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 划-自然专项(20JK0679)

从 $2^{N_t} - 1$ 种组合中选取其中的 $2^{\left\lfloor \ln(2^{N_t}-1) \right\rfloor} = 2^{N_t-1}$ 种 组合,确保选取的组合数为 2 的整数次幂,而天线索引携 带的信息比特数为 $\left\lfloor \ln \left[\sum_{N_u=1}^{N_t} \binom{N_t}{N_u} \right] \right\rfloor$,其中, [•] 代表向下取 整数。若每个 *L* 阶脉冲振幅调制(*L*-PAM)中的调制符 号携带的信息为 lb *L*。则 FGSM 传输速率可表示为

$$R_{\text{FGSM}} = \left[\text{lb} \left[\sum_{N_u=1}^{N_t} {N_u \choose N_u} \right] \right] + \text{lb } L = \left[\text{lb} \left(2^{N_t} - 1 \right) \right] + \text{lb } L = N_t - 1 + \text{lb } L_{\circ}$$
(2)

在 FGSM 系统中,式(2)中 N_t -1表示与 N_t 成线 性比例的天线选择比特,而 lbL表示L-PAM 星座调制 符号。

2.1 FGSM 调制原理

如图 1 所示,若此时输入的二进制比特流为 X_0 ,经 串并转换可分为 X_1 和 X_2 两部分,其中 X_1 被映射为激活 天线的索引,天线组合之间的映射关系可以用 $N_t \times 1$ 维的向量 x_c 表示,即 $x_c = (..., 0, ..., 1, 0, 1, ...)^T$,其中 非零元素代表激活的天线; X_2 被映射为调制星座图中 的某个调制符号,可表示为 $x_d = 2I_0 l/(L+1), 1 \le l \le L^{[15]}$,其中, I_0 为调制符号的平均光强的归一化值,l为 某一调制阶数。在发射端采取功率平均分配的前提 下,每根激活天线的发送功率为总功率的 $1/\sqrt{N_u}$,此 时 FGSM 系 统 传 输 的 信 息 可 以 表 示 为 $x = x_c x_d/\sqrt{N_u}, x \in C_{N,\times 10}$



图 1 FGSM系统模型 Fig. 1 FGSM system model

经过调制后的符号向量经过*N*_r×*N*₁维的无线信 道*H*传输出去,并被均值为0、方差为δ²的高斯白噪声 *n*₀破坏,因此接收信号可表示为

$$Y = \eta H x + n_0, Y \in C_{N_r \times N_t \circ}$$
(3)

式中:ŋ为光电转换效率。

由于最大似然检测算法可以将空间域和信号域联 合检测,因此在接收端主要是计算Y与激活的天线组 合x和信道状态矩阵H乘积Hx之间的欧氏距离,星座 符号与激活天线是根据它们之间的欧氏距离最小值来 决定的,可表示为

$$(\hat{w}, \hat{s}) = \arg\min \left\| Y - \eta H x \right\|_{F}^{2},$$
 (4)

式中: $\|\cdot\|_{F}$ 为*F*范数; \hat{w} 与*w*分别为估计与实际激活的 发射天线; \hat{s} 与*s*分别为估计与准确调制符号。

2.2 天线选择

天线选择算法应用于MIMO技术中可提升系统

的误码性能^[16-17]。其中传统的随机选择算法是天线选择中的下限^[18-19];基于范数的天线选择算法具有较高的复杂度,不适合大规模 MIMO。基于此,提出一种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的 FGSM-MIMO 系统。该算法利用不同位置 PD端与激活发射天线之间 Pearson 系数相关性来选择最优天线组合,不依赖系统信道特性,从而实现时间域与空间域的复用,改善误码性能。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算法系统框图如图 2 所示。

搭建一个长为 L_0 、宽为 W_0 、高为 H_0 的可见光室内 空间信道模型,如图3所示。 α 为LED照射到反射点 的入射角, β 为次级光源发射角, S_{ip} 为第i个LED直射 到墙壁上的光路, d_{ij} 为第i个LED直射向第j个PD的 光路, S_{pj} 为次级光源P经反射照射到第j个PD的反射 光路, ϕ_i 为光发射角, φ_i 为光入射角。

首先,根据可见光空间信道模型确定各LED的安

第 44 卷 第 4 期/2024 年 2 月/光学学报



图 2 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算法的系统框图 Fig. 2 System diagram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election algorithm



图 3 可见光空间信道模型 Fig. 3 Visible light spatial channel model

装间距,再根据接收端接收到各 LED 的残差平方和 (RSS)确定定位区域的划分,随后在定位区域中选取 若干定位点,在定位点采集接收到的各 LED 的 RSS 和 该参考点的实际坐标,并将其存入指纹库中。其中,包 括 *M* 个 LED,记为 *D*_{*m*₁}, *m*₁ = 1, 2, …, *M*。具体可表 示为

 $D_{m_1} = \{ R_{m_1}, (x_{m_1}, y_{m_1}, z_{m_1}) | m_1 = 1, 2, \dots, M \}, (5)$ $\vec{x} + R_{m_1} \rightarrow \hat{y} = m_1 \wedge \text{LED} \quad \text{in } t \sim \mathcal{Z} \xrightarrow{\times} \mathcal{Z}$ 个 PD, 记为 $P_{n_1}, n_1 = 1, 2, \dots, N$, 则在 P_{n_1} 处接收到来 自 D_{m_1} 的光照度可记为 S_{n_1, m_1} 。因此,指纹库定义为

 $f_{n_1} = \{S_{n_1}, (x_{n_1}, y_{n_1}, z_{n_1}), t_{n_1} | n_1 = 1, 2, \dots, N\}, \quad (6)$ 式中: $S_{n_1} = [S_{n_1, 1}, S_{n_1, 2}, \dots, S_{n_1, m_1}]$ 为第 n_1 个 PD 接收到 的各 LED 的光照度; $(x_{n_1}, y_{n_1}, z_{n_1})$ 为该 PD 的坐标,单位 为 m; t_{n_1} 表示 PD 接收的光照次数。

为了减少定位的数据计算量同时提高定位精度, 室内底面划分为K个定位区域,k∈{1,2,...,K},则分 区指纹库可定义为

 $f_{n,k} = \{S_{n,k}, (x_{n,k}, y_{n,k}, z_{n,k}), t_{n,k} | n = 1, 2, \dots, N_k\}, (7)$ 式中: $S_{n,k}$ 为第k个区域中第n个PD接受到的光照度; $(x_{n,k}, y_{n,k}, z_{n,k})$ 表示第k个区域中第n个PD的坐标; N_k 为第k个区域中PD的数量。同时可得分区LED位置,可表示为

 $D_{m,k} = \{ R_{m,k}, (x_{m,k}, y_{m,k}, z_{m,k}) | m = 1, 2, \dots, M_k \}, (8)$ 式中: $R_{m,k}$ 表示第 k 个区域中第 m 个 LED 的中心发光 强度,单位为 lx; $(x_{m,k}, y_{m,k}, z_{m,k})$ 表示第 k 个区域中第 m个 LED 的坐标; M_k 为第 k 个区域中 LED 的数量。

Pearson相关系数是一种线性相关系数,定义为两 点的协方差 cov(•)与标准差 σ(•)乘积的比值,其系数值 介于-1到1之间,系数值越大,相关度越高,因此可以 作为天线组合的选择标准,算法具体过程为

$$\rho(D_{m,k},f_{n,k}) = \frac{\operatorname{cov}(R_{m,k},S_{n,k})}{\sigma(R_{m,k}) \cdot \sigma(S_{n,k})} = \frac{\sum_{m=1}^{M_{k}} \sum_{n=1}^{N_{k}} R_{m,k} \cdot S_{n,k}^{(m)} - R_{m,k} \sum_{n=1}^{N_{k}} \overline{S}_{n,k}}{\sqrt{\sum_{m=1}^{M_{k}} Z_{k} (R_{m,k})^{2} - R_{m,k}^{2}} \cdot \sqrt{\sum_{m=1}^{M_{k}} \sum_{n=1}^{N_{k}} (S_{n,k}^{(m)})^{2} - \sum_{n=1}^{N_{k}} (\overline{S}_{n,k})^{2}},$$
(9)

式中: $\overline{S}_{n,k}$ 为第k个分区指纹库中第n个 PD接收到LED组合的平均光照度; $S_{n,k}^{(m)}$ 为第k个区域中第n个 PD接收到 第m个 LED的光照度,可简化为 $S_{n}^{(m)}$; Z_{k} 为第k个区域实际选取的 PD 数量。将相似度高的h个 LED 作为发射天 线组合。

已知第 k个分区指纹库中有4个LED,其中心发光强度为21 lx,则LED信息可以表示为

第 44 卷 第 4 期/2024 年 2 月/光学学报

(10)

研究论文

$$D_{m,k} = \{\{21, (0.5, 0.5, 2)\}, \{21, (0.5, 1, 2)\}, \{21, (1, 0.5, 2)\}, \{21, (1, 1, 2)\}\}_{\circ}$$

假设有2个PD端,坐标分别为(0.6,0.6,0)和(0.6,1.2,0),则接收端接收光照度有8种可能,分区指纹库端 可表示为

 $f_{n,k} = \{\{33.54_1^{(1)}, (0.6, 0.6, 0)\}, \{27.99_1^{(2)}, (0.6, 0.6, 0)\}, \{25.36_1^{(3)}, (0.6, 0.6,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0.6, 0, 0)\}, \{23.7_1^{(4)$

 $\{19.75_2^{(1)}, (0.6, 1.2, 0)\}, \{32.3_2^{(2)}, (0.6, 1.2, 0)\}, \{17.16_2^{(3)}, (0.6, 1.2, 0)\}, \{27.04_2^{(4)}, (0.6, 1.2, 0)\}\}_{\circ}$ (11)

已知有4个LED和2个PD接收端,即在FGSM-MIMO系统中,发射天线数量为4,接收天线数量为2,假设激活天线数N_u=a, a=1,2,3,4,则FGSM-MIMO系统中总共有15种天线组合,然而FGSM-MIMO实际选取的组合数须为2的整数次幂,因此实际天线组合便是从15种任选8种,根据式(5)~(7)可得Pearson系数集合

 $\rho = \{\rho_1 = 0.6640, \rho_2 = 0.7035, \rho_3 = 0.6822, \rho_4 = 0.7041, \rho_{1,2} = 0.9767, \rho_{1,3} = 0.9562, \rho_4 = 0.7041, \rho_{1,2} = 0.9767, \rho_{1,3} = 0.9562, \rho_4 = 0.7041, \rho_{1,2} = 0.9767, \rho_{1,3} = 0.9562, \rho_{1,3} = 0$

 $\rho_{1,4} = 0.9757, \rho_{2,3} = 0.9713, \rho_{2,4} = 0.9920, \rho_{3,4} = 0.9756, \rho_{1,2,3} = 0.9793, \rho_{1,2,4} = 0.9825,$

$$\rho_{1,3,4} = 0.9733, \rho_{2,3,4} = 0.9811, \rho_{1,2,3,4} = 0.9769 \}_{\circ}$$
(12)

根据(8)式可知激活的实际天线组合为

 $N_{c} = \{ (1, 2, 3, 4), (1, 2, 3), (1, 2, 4), (2, 3, 4), (3, 4), (2, 4), (1, 2), (1, 4) \}_{o}$ (13)

采用L-PAM方式,调制阶数为2,则FGSM-MIMO系统映射表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天线ì	先择的 FG	SM-N	/IMO映射	•
Table 1	FGS	SM-MIMO	mapping l	based	on antenna	selection

Input bit	Antenna index symbol	PAM maps modulation symbol	Mapped output symbol
(0000)	$\begin{bmatrix} 1111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frac{1}{3}, \frac{1}{3}, \frac{1}{3}, \frac{1}{3}, \frac{1}{3} \right]^{\mathrm{T}}$
(0001)	$\begin{bmatrix} 1111 \end{bmatrix}^{^{\mathrm{T}}}$	4/3	$\begin{bmatrix} 2/3, 2/3, 2/3, 2/3 \end{bmatrix}^{\mathrm{T}}$
(0010)	$\begin{bmatrix} 1110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2\sqrt{3}/9, 2\sqrt{3}/9, 2\sqrt{3}/9, 0\right]^{\mathrm{T}}$
(0011)	$\begin{bmatrix} 1110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4\sqrt{3}/9, 4\sqrt{3}/9, 4\sqrt{3}/9, 0\right]^{\mathrm{T}}$
(0100)	$\begin{bmatrix} 0111 \end{bmatrix}^{\mathrm{T}}$	2/3	$\begin{bmatrix} 0, 2\sqrt{3}/9, 2\sqrt{3}/9, 2\sqrt{3}/9 \end{bmatrix}^{\mathrm{T}}$
(0101)	$\begin{bmatrix} 0111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0, 4\sqrt{3}/9, 4\sqrt{3}/9, 4\sqrt{3}/9\right]^{\mathrm{T}}$
(0110)	$\begin{bmatrix} 1101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2\sqrt{3}/9, 2\sqrt{3}/9, 0, 2\sqrt{3}/9\right]^{\mathrm{T}}$
(0111)	$\begin{bmatrix} 1101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4\sqrt{3}/9, 4\sqrt{3}/9, 0, 4\sqrt{3}/9\right]^{\mathrm{T}}$
(1000)	$\begin{bmatrix} 0011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0, 0, \sqrt{2}/3, \sqrt{2}/3\right]^{\mathrm{T}}$
(1001)	$\begin{bmatrix} 0011 \end{bmatrix}^{\mathrm{T}}$	4/3	$\begin{bmatrix} 0, 0, 2\sqrt{2}/3, 2\sqrt{2}/3 \end{bmatrix}^{\mathrm{T}}$
(1010)	$\begin{bmatrix} 0101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0, \sqrt{2}/3, 0, \sqrt{2}/3\right]^{\mathrm{T}}$
(1011)	$\begin{bmatrix} 0101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0, \ 2\sqrt{2}/3, \ ,0, \ 2\sqrt{2}/3, \ \right]^{\mathrm{T}}$
(1100)	$\begin{bmatrix} 1100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sqrt{2}/3, \sqrt{2}/3, 0, 0\right]^{\mathrm{T}}$
(1101)	$\begin{bmatrix} 1100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2\sqrt{2}/3, 2\sqrt{2}/3, 0, 0\right]^{T}$
(1110)	$\begin{bmatrix} 1001 \end{bmatrix}^{\mathrm{T}}$	2/3	$\left[\sqrt{2}/3, 0, 0, \sqrt{2}/3\right]^{\mathrm{T}}$
(1111)	$\begin{bmatrix} 1001 \end{bmatrix}^{\mathrm{T}}$	4/3	$\left[2\sqrt{2}/3, 0, 0, 2\sqrt{2}/3\right]^{\mathrm{T}}$

误码率(BER)分析

研究论文

3

在 FGSM 系统中,通过联合界技术获得 FGSM 系统的误码率。 $P(x_i \rightarrow x_j)$ 表示成对比特错误概率, $P(x_i \rightarrow x_j | H)$ 是其条件,发送符号 x_i 被错误检测为符号 x_i 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x_i \rightarrow x_j | H) = P(\|Y - \eta H x_i\|_F^2 > \|Y - \eta H x_j\|_F^2) = P\left[\frac{2}{\eta}Y^{\mathsf{T}}H(x_j - x_i) > \|H x_j\|_F^2 - \|H x_i\|_F^2\right], \quad (14)$$

将式(3)代入式(14)可得

$$P(x_i \rightarrow x_j | H) = P\left[\frac{2}{\eta} n^{\mathrm{T}} H(x_j - x_i) > \left\| H(x_j - x_i) \right\|_F^2\right] = P\left(D > \left\| H(x_j - x_i) \right\|_F^2\right), \quad (15)$$

式中: $D \stackrel{\scriptscriptstyle \Delta}{=} \frac{2}{\eta} n^{\mathsf{T}} H(x_j - x_i)$ 是服从均值E(D) = 0、方差 $\sigma^2(D) = \frac{4\sigma_n^2}{\eta^2} \|H(x_j - x_i)\|_F^2$ 的高斯随机变量,其中 σ_n^2 为样本方差。因此,式(15)可改写为

$$P(x_i \rightarrow x_j | H) = Q\left[\frac{\eta}{2\sigma_n} \left\| H(x_j - x_i) \right\|_F^2\right], \qquad (16)$$

式中: $Q(x) = f_{\text{erfc}}(x/\sqrt{2})/2, f_{\text{erfc}}$ 为互补误差函数。将Q(x)代人式(16)可得

$$P\left(x_{i} \rightarrow x_{j}|H\right) = \frac{1}{2} f_{\text{erfc}} \left[\sqrt{\frac{\eta^{2}}{8\sigma_{n}^{2}}} \left\| H\left(x_{j} - x_{i}\right) \right\|_{F}^{2} \right]_{\circ}$$
(17)

那么,当采用最大似然检测算法时,FGSM系统的理论误码率上限为

$$R_{\text{BER}} \leqslant \frac{1}{2^{R_{\text{FGSM}}} \times R_{\text{FGSM}}} \sum_{i=1}^{2^{\text{Reg}}} \sum_{j=1, j \neq i}^{2^{\text{Reg}}} d_{\text{H}}(\boldsymbol{x}_{i}, \boldsymbol{x}_{j}) P(\boldsymbol{x}_{i} \rightarrow \boldsymbol{x}_{j} | \boldsymbol{H}) = \frac{1}{2^{R_{\text{FGSM}}+1} \times R_{\text{FGSM}}} \sum_{i=1}^{2^{R_{\text{FGSM}}}} \sum_{j=1, i \neq j}^{2^{R_{\text{FGSM}}}} d_{\text{H}}(\boldsymbol{x}_{i}, \boldsymbol{x}_{j}) f_{\text{erfc}} \left[\sqrt{\frac{\eta^{2}}{8\sigma_{n}^{2}} \left\| \boldsymbol{H}(\boldsymbol{x}_{j} - \boldsymbol{x}_{i}) \right\|_{F}^{2}} \right],$$
(18)

式中: $2^{R_{\text{FGSM}}}$ 代表FGSM中所有可能的发送符号集合; $d_{\text{H}}(x_i, x_j)$ 代表 $x_i 与 x_j$ 之间的汉明距离。由式(18)可得,FGSM系统的误码率与传输速率 R_{FGSM} 、信道状态 矩阵H等有关。

4 仿真结果分析

为了描述FGSM系统的性能,对系统的误码率进行仿真。仿真条件需满足GSM与FGSM发送相同的符号,调制方式均为PAM,仿真参数如表2所示。

表2 仿真参数					
Table 2Simulation parameters					
System variable information	Value				
Number of transmitting antenna	4				
Number of receiving antenna	4				
Number of active antenna	1,2,3,4				
Modulation mode	2-PAM				
Transmitted bit /bit	4				
Data length	10 ⁸				

4.1 FGSM-MIMO系统性能分析

图 4 为发送相同符号(信噪比, SNR)时GSM与 FGSM系统误码率。其中,在GSM系统中激活天线 数分别为2和3,在FGSM系统发射天线数为4,调制 阶数均为2。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发送相同符号的前提下,GSM-MIMO系统的误码率;当误码率达到10⁻³时, FGSM-MIMO系统的误码率;当误码率达到10⁻³时, FGSM-MIMO相较于GSM-MIMO系统分别损失了 4.3 dB和9.3 dB,这是因为传输相同符号下FGSM-MIMO的传输速率高于GSM-MIMO系统。





图 5 为不同发射天线数量的比较。当 PAM 的调制阶数均为 2 时,随着天线的数量的增加,FGSM 系统的传输速率也随之提高,但以牺牲误码性能为前提。

由图 5 可知,在低信噪比情况下,FGSM系统实际仿真 可靠性高于理论仿真,在高信噪比的情况下,两者基本 重合。当发射天线数量分别设置为 6 和 4 时,将两个 FGSM系统进行比较,发射天线数量为 6 的 FGSM系 统在误码率为 10⁻³量级时损失了 4.8 dB 的信噪比,但 传输速率提高了 2 bpcu(bit per channel use)。



图 5 不同发射天线数量的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mitting antennas

图 6 为采用不同天线选择算法的 FGSM 系统误码 率,将发射端的 4 根天线全部激活,并采用 2-PAM 的 调制方式,传输速率设置为 4 bpcu。从仿真结果可以 看 出,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选择算法的 FGSM-

第 44 卷 第 4 期/2024 年 2 月/光学学报

MIMO系统误码率优于随机选择算法和最大范数选择算法;基于Pearson相关系数的天线选择算法在误码率为10⁻⁴的量级下相较于随机选择算法的误码性能提升了5.1 dB,同时相较于最大范数算法的误码性能提升了0.8 dB,误码性能的改善是因为所提算法根据Pearson系数相关性来选择最优天线组合,不依赖系统信道特性,从而实现时间域与空间域的复用。



Fig. 6 Bit error rate of FGSM system using different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s

如图7所示,在信噪比为10dB时,不同天线选择 算法得到的系统信号眼图,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相比 其他算法,所提算法接收端眼图的打开度逐渐扩大,形



图 7 在信噪比为10 dB时,不同天线选择算法得到的系统信号眼图。(a)发送符号信号眼图;(b)随机天线选择算法接收信号眼图; (c)基于范数天线选择算法接收信号眼图;(d)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天线选择算法接收信号眼图

Fig. 7 Eye map of system signal obtained by using different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s at a signal-to-noise ratio of 10 dB. (a) Eye map of sending symbolic signals; (b) eye map of receiving signals based on random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c) eye map of receiving signals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状逐渐改善,这是由于基于Pearson相关系数天线选择 算法不依赖系统的信道特性,确保实现信号质量最大 化及干扰最小化,使信号的形状更接近理想的方形 脉冲。

4.2 实验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天线选择算法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可行性,在图 8 所示的实验平台搭建了一个长为4 m、高为3 m、宽为4 m 的长方体空间,在实验平台上,将4 m×4 m 的底面以10 cm 为间隔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并在顶部布置4个功率为7 W 的 LED 光源(RCW),接收平面布置2个 PD(LXD33MK),以划分的区域为参考定位点,该光源在该 PD 的多次光照度取均值作为 RSS数据。

假设 PD 端有 2个,坐标分别为(2.1,2.5,1.5)和(2.1,2.8,1.5),LED 有 4个,坐标分别为(0.9,0.9,3)、(2.7,0.9,3)、(0.9,2.7,3)、(2.7,2.7,3),激活发

第 44 卷 第 4 期/2024 年 2 月/光学学报



图 8 实际实验平台 Fig. 8 Actual experimental platform

射天线数 $N_u = a, a = 1, 2, 3, 4, 则$ FGSM-MIMO实际 天线组合便是从15种任选8种,结合实际实验平台可 得不同 PD 端接收到不同 LED 的光照度有8种,结合 式(7),则分区指纹库可以表示为

$$f_{n,k} = \left\{ \left\{ 2.2_{1}^{(1)}, \left(2.1, 2.5, 1.5 \right) \right\}, \left\{ 12.5_{1}^{(2)}, \left(2.1, 2.5, 1.5 \right) \right\}, \left\{ 4.72_{1}^{(3)}, \left(2.1, 2.5, 1.5 \right) \right\}, \\ \left\{ 47.93_{1}^{(4)}, \left(2.1, 2.5, 1.5 \right) \right\}, \left\{ 1.2_{2}^{(1)}, \left(2.1, 2.8, 1.5 \right) \right\}, \left\{ 13.34_{2}^{(2)}, \left(2.1, 2.8, 1.5 \right) \right\}, \\ \left\{ 3.59_{2}^{(3)}, \left(2.1, 2.8, 1.5 \right) \right\}, \left\{ 44.98_{2}^{(4)}, \left(2.1, 2.8, 1.5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19)

$$\mathbb{R} \text{ Brd}(9) (19) \overline{\eta} \overline{\eta} \text{ Pearson } \overline{s} \text{ Sp} \text{ fe}$$
$$\rho = \left\{ \rho_{1} = 0.6529, \rho_{2} = 0.7064, \rho_{3} = 0.6944, \rho_{4} = 0.7063, \rho_{1,2} = 0.7473, \rho_{1,3} = 0.8843, \rho_{$$

$$\rho_{1,4} = 0.6813, \rho_{2,3} = 0.8588, \rho_{2,4} = 0.8371, \rho_{3,4} = 0.7191, \rho_{1,2,3} = 0.7629, \rho_{1,2,4} = 0.6986,$$

$$\rho_{1,3,4} = 0.6121, \rho_{2,3,4} = 0.7271, \rho_{1,2,3,4} = 0.9204 \big\}_{\circ}$$
⁽²⁰⁾

由式(20)可知,实际激活的天线组合为

$$S = \{ (1, 2, 3, 4), (1, 2, 3), (2, 3, 4), (1, 2), (1, 3), (2, 3), (2, 4), (3, 4) \}_{\circ}$$

$$(21)$$

4.3 系统频谱效率、传输速率

ρ

频谱效率和传输速率都是衡量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由表3可知,发射天线数N_t和调制阶数是影响系统传输速率以及频谱效率的主要因素。当系统确定时,随着发射天线数N_t和调制阶数的增加,传输速率和频谱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其中BPSK为二进制相移键控,QPSK为正交相移键控。

5 结 论

将可见光通信与空间调制相融合的通信技术仍是 如今的研究热点。针对传统空间调制的传输速率低这 一缺点,提出了一种FGSM与可见光通信相融合的方 案,通过激活多根甚至全部天线来传输数据,使传输 速率与发射天线数成正比,明显提高了传输速率。同 时,采用基于Pearson相关系数的天线选择算法后,使 FGSM系统的误码性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且优于其 他方案。在提高传输速率的前提下,使得空间利用率 也得到了提升,为可见光通信提供了保障。结果表明: 在发射天线数量相等且调制方式相同的情况下,相较

- 表3 不同调制方式下GSM-MIMO和FGSM-MIMO方案传 输速率与频谱效率
- Table 3 Transmission rate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of GSM-MIMO and FGSM-MIMO schemes under different modulation modes

Modulation mode	Transmission rate / $(bit \cdot s^{-1})$	Spectral efficiency / $(bit \cdot s^{-1} \cdot Hz^{-1})$	
GSM-BPSK	$\lfloor \operatorname{lb} \mathrm{C}_{N_{\mathrm{t}}}^{N_{\mathrm{u}}} ight floor + 1$	$\lfloor \operatorname{lb} \mathrm{C}_{N_{\mathrm{t}}}^{N_{\mathrm{u}}} floor + 1$	
GSM-4-PAM	$\left\lfloor \operatorname{lb} \operatorname{C}^{N_u}_{N_t} \right\rfloor + 2$	$2\left(\left\lfloor lb \ C_{N_t}^{N_u}\right\rfloor + 2\right)$	
GSM-QPSK	$\left\lfloor \operatorname{lb} \mathbf{C}_{N_{\mathrm{t}}}^{N_{\mathrm{u}}} \right\rfloor + 2$	$2\left(\left\lfloor \operatorname{lb} \operatorname{C}_{N_{t}}^{N_{u}}\right\rfloor + 2\right)$	
FGSM-2-PAM	$N_{ m t}$	$N_{ m t}$	
FGSM-4-PAM	$N_{\rm t}+1$	$2(N_{\rm t}+1)$	
FGSM-8-PAM	$N_{\rm t}+2$	$3(N_t + 2)$	

于 GSM 系统, FGSM 系统的传输速率更高, 但会降低 误码性能; 当增加完全索引天线的数量时, 传输速率得 到提升, 但误码性能会降低。

参考文献

- 贺锋涛,余婕,张建磊,等.采用改进遗传算法的可见光通信 光源布局优化[J].中国激光,2023,50(13):1306001.
 He F T, Yu J, Zhang J L, et al. Optimization of light source layout i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sing a modified genetic algorithm[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23, 50(13): 1306001.
- [2] 王惠琴,叶归清,彭清斌,等.标记型多层光空间脉冲位置调制[J].光学学报,2022,42(14):1406003.
 Wang H Q, Ye G Q, Peng Q B, et al. Marked multi-layer optical spatial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J]. Acta Optica Sinica, 2022, 42(14): 1406003.
- [3] Li Q, Wen M W, Di Renzo M. Single-RF MIMO: from spatial modulation to metasurface-based modulation[J].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21, 28(4): 88-95.
- [4] 赵黎,王昊,张峰.基于光广义空间调制的VLC-MIMO系统研究[J].中国激光,2022,49(23):2306001.
 Zhao L, Wang H, Zhang F. Research on VLC-MIMO system based on optical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22, 49(23): 2306001.
- [5] Albinsaid H, Singh K, Biswas S, et al. Block deep neural network-based signal detector for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J].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2020, 24(12): 2775-2779.
- [6] Altın G. Distributed space-time block coding based cooperative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2022, 35(11): e5183.
- [7] Li G Y, Bai Z Q, Pang K, et al. Design and analysis of fully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system based on multiple antenna states[C]//2020 IEE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CT), October 28-31, 2020, Nanning, China. New York: IEEE Press, 2020: 893-897.
- [8] Shaalan I, Dawod S, Abuelenin S. Fully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utilizing transmit antenna grouping[J]. Port-Said Engineering Research Journal, 2021, 25(1): 49-58.
- [9] Joung J, Sun S M. Two-step transmit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s for massive MIMO[C]//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ICC), May 22-27, 2016, Kuala Lumpur, Malaysia. New York: IEEE Press, 2016.
- [10] 丁青锋,奚韬,杨倩,等.有限字符输入下基于截断速率的安 全空间调制天线选择算法[J].通信学报,2020,41(3):136-144. Ding Q F, Xi T, Yang Q, et al.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cut-off rate for secure spatial modulation with finite alphabet input[J]. 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 2020, 41(3): 136-144.

- [11] Robert R N G, Pitz C A, Batista E L O, et al. An ℓ_0 -normconstrained adaptive algorithm for joint beamforming and antenna selection[J].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022, 126: 103475.
- [12] Khalid S, Mehmood R, Abbas W B, et al. Probabilistic distribution learning algorithm based transmit antenna selection and precoding for millimeter wave massive MIMO systems[J].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2021, 76(3): 449-460.
- [13] Vu T X, Chatzinotas S, Nguyen V D, et al. Machine learningenabled joint antenna selection and precoding design: from offline complexity to online performance[J].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21, 20(6): 3710-3722.
- [14] Benesty J, Chen J D, Huang Y 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noise reduc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2008, 16(4): 757-765.
- [15] 王惠琴,杨顺信,张悦,等.大气激光通信中的完全光广义空间调制[J].光学学报,2020,40(13):1301001.
 Wang H Q, Yang S X, Zhang Y, et al. Fully optical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in atmospheric laser communication[J]. Acta Optica Sinica, 2020, 40(13): 1301001.
- [16] 文豪,曹阳,彭小峰,等.自由空间光通信中的MIMO极化编码方法[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1,58(19):1906004.
 Wen H, Cao Y, Peng X F, et al. MIMO polarization-coding method in free space optical communication[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1, 58(19):1906004.
- [17] 张兢,李文庆,曹阳,等.自由空间光通信下 SCB-Spinal 码的 性能分析[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2,59(23):2320003.
 Zhang J, Li W Q, Cao Y, et al.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SCBspinal code in free-space optical communication[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2, 59(23):2320003.
- [18] Choi J, Sung J, Prasad N, et al. Base Station antenna selection for low-resolution ADC systems[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2020, 68(3): 1951-1965.
- [19] Su J, Xia Y, Li W. Joint threshold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for transmissions in massive MIMO systems[J]. Journal of Terahertz Science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2, 20(6): 601.

Fully Generalized Space Modulati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System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election

Zhao Li, Wang Xiaogang^{*}, Wang Ning, Wang Hao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s a new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MIMO) technique, spatial modulation (SM) is limited because it can only activate one antenna each time.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GSM) can activate multiple antennas, but the transmission rate is not ideal when the same information is sent at the same time. By activating multiple or even all antennas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the fully generalized spatial modulation (FGSM)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transmission rate of the system's transmitting antennas, but different antenna selections lead to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error codes. To ensure reliability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FGSM-MIMO systems, researchers have introduced different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s.

Methods We propose a Pearson coefficient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ntenna selection by the Pears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photodetectors and LED combination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us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GSM system and enhancing its applicability.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For GSM, the number of active antennas at the transmitting end is two and three antennas respectively, and there are four transmitting antennas in the FGSM syste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t error rate of the GSM-MIMO syste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FGSM-MIMO system under the premise of sending the same symbol. When the bit error rate is 10⁻³, FGSM-MIMO loses 4.3 dB and 9.3 dB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GSM-MIMO system, which is because the transmission rate of the FGSM-MIMO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SM-MIMO system in transmitting the same symbol (Fig. 4). When the modulation order of the 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PAM) is the same, the transmission rate of the FGSM system increases with the rising number of antennas, but the error performance is sacrificed. According to Fig. 5, the actual simulation reliability of the FGSM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eoretical simulation under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the two basically coincide under high SNR. When the number of transmitting antennas is set to 6 and 4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two FGSM systems, the FGSM system with 6 transmitting antennas loses 4.8 dB SNR when the bit error rate is on the order of magnitude, but the transmission rate is increased by 2 bpcu (Fig. 5). All four antennas at the transmitting end are activated with the 2-PAM modulation mode adopted, and the transmission rate is 4 bpcu.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t error rate of the FGSM-MIMO system based on the Pearson coefficient selection algorith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algorithm and maximum norm selection algorithm. The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Pearson coefficient has a 5.1 dB improvement over the random selection error rate and a 0.8 dB improvement over the maximum norm error rate at the order of bit error rate. This is because the proposed algorithm selects the optimal antenna combination according to Pearson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without dependence on the system channel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realizes the multiplexing of time domain and space domain. With the improved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the opening degree and shape of the eye image are gradually expanded and improved, which is realized by the antenna algorithm optimization system to make the signal shape closer to the ideal square pulse (Fig. 7).

Conclusions Th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at integrate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and SM is still a research hotspot nowadays, but the transmission rate of traditional SM is low. A scheme that integrates FGSM an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is proposed to transmit data by activating multiple or even all antennas, thus addressing the low transmission rate of traditional SM. The transmission rat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transmitting antennas and is improved. Meanwhile, by adopting the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Pearson coefficient, the error performance of the FGSM system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is better than other schemes. Under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 transmission rate, the space utilization rate has also been enhanced, which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mission rate of the FGSM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SM system under the same number of antennas and modulation modes, but the error performance will be lost. Complete indexing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antennas will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rate and reduce the error performance.

Key words optical communications;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fully generalized space modulation; antenna selection algorithm;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it error rate